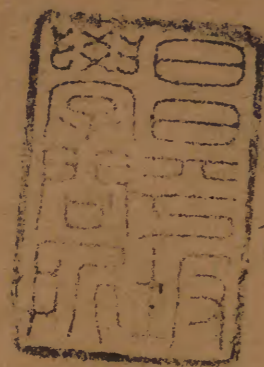


宋史紀事本末論正 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李全之亂  
史彌遠廢立  
金河北山東之沒  
蒙古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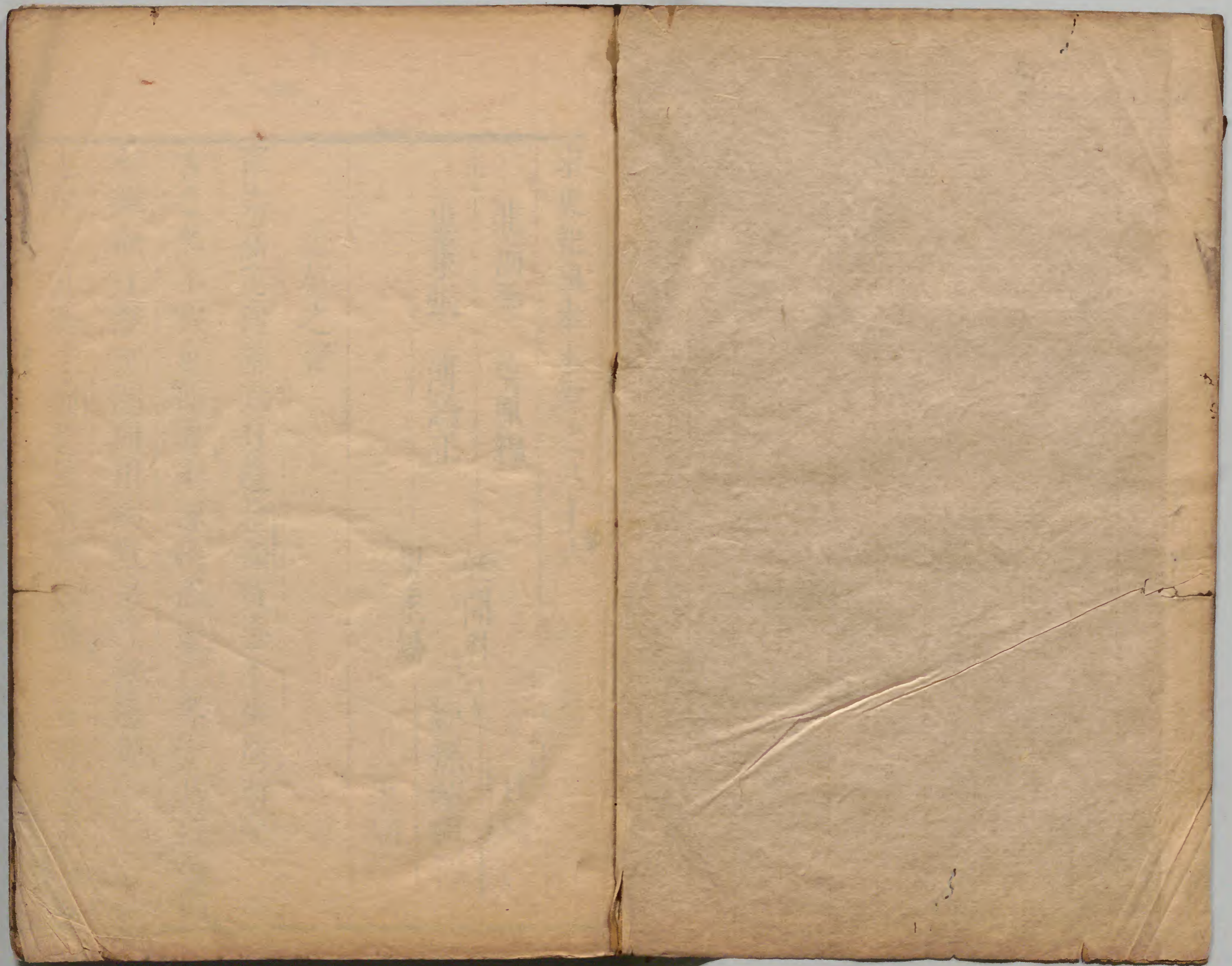
			五	漢
			〇	書
			九	門
二	一	四	九	
〇	二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五	五	漢
〇	〇	書
九	九	
四	四	
冊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94
冊數	20 ( 17 )
函號	285 47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五月金主珣還



秀請罷  
金幣

都于汴遣使來告。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致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

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縉。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嘗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



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  
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疏曰金自  
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  
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  
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  
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  
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  
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

德秀請鑒政  
宣十失并獻  
五不可

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  
然無一足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  
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  
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  
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  
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  
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  
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  
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



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散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徧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好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折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以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卞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卽膏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



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劓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事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驚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  
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  
與之虞卿曰趙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  
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  
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隣當有以服其心而  
不當徇其欲方女真絕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  
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  
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  
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  
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  
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酌而一事已生前  
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  
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  
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  
鼓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  
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  
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  
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



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  
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  
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  
之風日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  
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  
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以  
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  
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  
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  
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  
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  
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  
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  
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旣  
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  
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豫羣盜人皆服從臣恐  
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



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忘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鞭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覲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



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方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瘠，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爲用兵之端也。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水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



高琪勸金主  
宋以廣疆

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  
 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  
 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  
 隣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  
 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  
 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  
 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  
 議和牒文既成示叅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  
 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  
 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  
 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思之  
 有所言皆不用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  
 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  
 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  
 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  
 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  
 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  
 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

趙方抗疏主  
戰遂檄扈再  
興孟宗政等  
擊却金人



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  
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  
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  
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  
下乃下詔略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  
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  
可乘讐耻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  
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  
吏軍民十二月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  
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  
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  
萬人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  
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  
水修治城牒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  
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  
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  
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門

政等七十  
戰輒敗金



王逸追斬完顏贊

金呂子羽至  
淮不納和好  
遂絕  
趙彥呐殲金人  
吳政戰死于  
黃牛堡

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奔潰。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印、階州守臣侯願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化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狗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眾，乃還。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林關。



張威使石宣擊破金人

都統李貴遁還。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棄城走。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殿。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徐濠光三州。江淮

制置使李珪命巴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

賈涉使李全擊破金人



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潄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再興擊人

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斫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



焯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翔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

追再興等三  
追伐金

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敗金人于湖陽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

孟宗政復敗金人



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審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岩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榘援斬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



州陷何大  
死之

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於江而死。金人復陷  
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癸丑金  
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夏四月戊辰。金人  
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冬十月。夏人

復乞會師伐金。

乞會師  
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  
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  
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  
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

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  
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  
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惑之。留三  
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  
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  
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  
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  
數全罪而誅之。

時全兵敗金  
主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



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溥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函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于河蒙古侵金構兵五載永濟被弑立昇王珣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後竟絕好終寧宗之世與金戰攻未有已也侂胄恢復之議雖發於蘇師且厲仲方辛棄疾實與聞之仲方之言曰招納流民棄疾之言曰飭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

作其言驗矣使侂胄當日志存復讐外窺敵釁稍遲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爲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壬行人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胄藉手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真德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早鑒戒絕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惑於高琪及圖南侵羣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



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寧宗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者誰。彌遠也。開禧之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孫成復褒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孟宗捷棗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為兵首。議出侂胄其敗也。侂胄坐之。嘉定伐金。金為兵首。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胄為國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為國老奸。并用兵之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共治亂哉。

孫紹祖同

王瑞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 終



各而發之天子又與諸共成續結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李全之亂

寧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

金楊安兒大  
搜山東



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克敢  
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  
邊安兒三鳥鳴山不進二歸山東與張汝輯聚黨攻  
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李全兵起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  
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  
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  
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  
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日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  
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  
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  
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眾  
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震經歷黃國等將  
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走岬嶼山舟  
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姣悍  
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  
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

安兒敗死其  
妹四娘子私  
嫁李全



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稱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

沈鐸說應純誘致北人

爲招山置忠

佑家廝養也常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夤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瀕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



卷之二十一  
三  
韓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莒州取之。

李全率眾來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國安用來降

珪沒沈鐸  
淮大掠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眾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

命賈涉節制  
忠義人兵



金張林逐田  
琢以山東諸  
郡附李全來  
歸

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嘗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泐管淮東。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微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泐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泐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泐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

全襲泗州不克



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季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

吳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

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眾於漣水先部曲

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

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

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

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眾淵

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

忠義軍鈐轄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

挈家壁於清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

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

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

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

諭配以兵二千季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

涉信季全陰  
而殺季先其  
曲裴淵等  
石珪拒命

金嚴實舉魏  
博等郡來歸



全襲東平大敗而還

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將幹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眾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時青自金來附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金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南眾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眾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



石珪降蒙古  
李全遂併漣  
水之衆

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十一月京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

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悖恩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

張林懼李福  
叛降蒙古



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神贊討敗張林李全入據青州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夏四月知濟南府神贊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十二月以李全

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

史彌遠加全節鉞涉嘆其驕不可

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

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

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

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

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

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

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

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

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闕一畱全所庶功過有考請

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

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八月李全攻邳州不克復

賈涉道卒丘壽邁攝帥事李全併統其軍



許國代涉爲  
淮東制置使

還青州。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叅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旣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按曰：我不叅制闡，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叅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



全楊氏憤  
國倨慢使劉  
慶福逐殺之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  
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  
貌喏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  
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  
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  
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  
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  
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  
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壬事敗  
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  
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爲  
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  
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我  
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  
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  
視事忽露刃克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  
及顙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宮寺  
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



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佯責慶壽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閔，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五月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

彭義斌討全  
全求徐晞稷  
書與連和

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



趙范上書彌遠請討全不聽

戰河北肝昭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肝昭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毋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

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朱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



義斌圍東平  
嚴實合亭里  
西史天澤攻  
被擒不屈

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  
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六月彭義斌既克山  
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  
古將亭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  
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  
之家屬不遣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亭  
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  
實知勢迫即赴亭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  
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  
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  
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錢  
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  
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援糧路絕與  
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  
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  
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

李全  
州全令  
遠楚



晁稷罷以劉  
瑄代

彭托激夏全  
八楚城楊氏  
行成全反與  
李福合逐瑄

福還楚。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瑄為淮東制置使。朝  
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  
帥。劉瑄雅意建闢，使鎮江副都統彭托延譽，托亦垂  
涎代瑄。從與尤力，故以瑄代晞稷。托代瑄知盱眙。  
十一月劉瑄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  
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瑄素畏其狡，不許。彭  
托自以資望視瑄更淺，曰：瑄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  
瑄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  
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  
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  
淮陰入屯城內，瑄駭懼，勢不容已，復就二人謀焉。時  
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瑄令夏全盛陳兵  
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  
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  
外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  
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  
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



全為楊氏  
拒狼狽降

神代瑋屈  
楊氏

趙范上書彌  
遠論屯揚州

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瑋自劾未幾死三年春正月以姚神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神嘗與李全交歡故命之神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神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神入城神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與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為喜



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技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旣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右設寶應天長二屯



李全降蒙古

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闔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

所殺

福久為福

一日李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

李福楊氏逐  
翀走死楚州  
不復建闔



張林等歸淮  
安討斬李福

种、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  
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  
復建，闔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  
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秋七月，張  
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  
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米外日  
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  
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  
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  
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  
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  
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  
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  
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  
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  
喜。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忞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  
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忞輕儇，不爲  
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

徵彭忞等戮  
全餘黨忞不  
服決張惠等  
縛之降金



李全自蒙古還南

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宴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河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

李全誘殺時

月殺 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眾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即廣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寨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畱



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規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闢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清、元、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楊州翟朝宗、睢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遣榦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

全據鹽城  
不受朝廷節



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

急至發塚取粘板煉鐵錢爲釘熬囚脂搗油灰列炬繼畧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



李全不受彌遠書

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秦全一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車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



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  
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  
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  
薪且儲畜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  
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  
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  
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  
久因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  
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  
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  
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  
敗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  
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上城  
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  
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  
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  
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渡浮橋吊橋



范蔡大敗李  
全全走死新  
滹

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  
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  
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  
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  
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  
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  
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蔡夜議，詰朝所向。蔡曰：  
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  
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  
堡塞候卒，識全，捨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蔡曰：  
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  
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  
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  
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  
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  
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感  
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  
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



范葵等大斫  
賊衆楊氏絕  
淮而去

長搶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  
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  
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  
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  
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  
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楫史彌遠婿也奏請  
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籍殷勤故能成  
功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  
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  
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  
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  
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  
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  
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垕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  
安平

張溥曰李全之亂皆史彌遠爲之也全起北海  
農家私通楊安兒妹賊徒漸繁窺金衰微來歸



中國賈涉隸之忠義收爲我用。得地殺虜。豈盡無功。但彼劇盜。性同犬羊。恩威節制。使奉奔走。紅襖諸賊。皆吾左右手也。寵以上將。生其驕心。官爵有限。血氣無窮。亂乃長矣。涉初任季先。招來全等。分屯寨。涅軍手。頗懷遠慮。無如史彌遠鑿禍開禧。志存姑息。涉亦號令漸疎。羣下交構。季先死而石珪橫。石珪叛而李全大。甚以金牌小捷。遽授節鉞。悍難勸也。賈涉罷任。許國代之。大帥同爲武夫。而一朝屈全。勢必生變。國死于賊。朝廷不問。而遣徐晞稷。晞稷無能。諂事羣盜。而遣劉瑄。瑄逐于夏全。則遣姚翀。翀逐于李福。則楚州蕩然。不復建。闔二三年間。大帥數易。揭竿屢告。廟堂克耳。寂若不聞。淮東重鎮。輕等甌脫。孰非彌遠失策哉。彭義斌憤全殺國。誓衆興討。迫于寡助。竟死。內黃趙善湘。度正。趙范。趙葵。屢請討賊。却而不納。及全自蒙古還南。叛形顯著。猶事含忍。鄭清之決計興師。范葵一鼓殲滅。淮安始平。益恨向來養癰彌遠之罪。浮于韓侂胄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二七  
侂胄北伐。傅伯成、丘宗密皆非之。銳意自用。卒爲國辱。而其名猶託于復讐。李全小盜殺主帥。降蒙古。罪在不赦。彌遠縱之。跳梁南北。而其謀僅主于自保。託於復讐者。二聖中原。其耻尚在。且身蒙顯戮。國無憾焉。主于自保者。一身以外。非彼計也。無事而駟。至有事小事而駟。至大亂害成禍結。尚曰我無與焉。寵榮一生。而刑罰不及。其意惡其罪深。此誅彌遠者。所以加侂胄一等也。國家變故。奸臣當之。爲彌遠者多。爲侂胄者少。侂胄之開邊。欲師王安石。彌遠之養亂。直法秦檜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

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

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曦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曦為皇子進封榮

京鏜等請育  
子育于宮



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壽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太子詢卒立沂王嗣子貴為皇子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

之後希璪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

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

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

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

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

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

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

長曰此吾外甥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

彌遠使余天錫陰擇帝嗣遂得貴誠



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皇子竑不悅  
楊后彌遠真  
德秀密諫不  
聽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于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閭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秉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



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  
 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  
 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  
 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  
 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  
 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曰教貴誠  
 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  
 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  
 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  
 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  
 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

遠使鄭清之  
 貴誠陰  
 策立

彌遠圖廢竑  
 尊宗不悟

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  
 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  
 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  
 以答丞相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  
 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  
 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帝不豫彌遠  
欲謀廢立楊  
后不可使楊  
谷等泣強之  
遂立理宗夏  
震梓茲下拜

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  
后后不可曰皇子茲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  
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  
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  
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  
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  
汝皆處斬皇子茲時聞帝崩跛足以需宣召久而不  
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  
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  
然後召茲茲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  
者彌遠亦引茲至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  
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至舊班茲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  
在宣制後乃即位茲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  
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先贊呼百  
官拜賀茲不肯拜震梓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茲爲  
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



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養羣奸，指正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彊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王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

李全兵不  
而敗死

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



遠使天錫  
故竑

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行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論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嘗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



鄧若水請誅

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白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



有辭于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餌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始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櫛其牙爪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



于知孝劾竄  
明夢昱

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清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谷夔以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故也竄大理評事明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也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竄爲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竄官爵太嘗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竄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竄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太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張溥曰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



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衆訟寃。闕  
然攻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寧宗失竟王擇宗  
室子而立。榮王詢詢薨。又立濟王竑。儲極早定。  
慈孝無瑕。彌遠先懷邪心。屬其私人。陰選皇子。  
復進奉美人。琴書伺隙。李園獻妹。賈后奪宗。兩  
術兼之。先帝耄。祖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歲巷而  
出之。沂王府不可謂非篡也。春秋十二公。繼正  
書卽位。繼弒君則不書卽位。所謂繼正者。受之  
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  
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  
子弟劫之。后始許焉。而竑乃廢。旣廢。而又脅以  
死。非特篡也。直弒而已矣。趙盾亡。不越境。鄭歸  
生。憚勞懼讒。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  
幼。春秋皆書曰弒。况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壬  
憤懣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  
漁人。巡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慕義赴蹈。亦漢  
司空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  
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



其怨已復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討。事  
覺自殺。壬卽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三公。  
寶慶朝臣見當愧死矣。竑性惡彌遠，碎奇玩呼  
新恩，疑爲不密，迫雪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  
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  
黨又繼而請貶也。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抗辭疾  
呼，少伸大義。連袂竄逐，退有餘榮。然德秀爲宮  
教時，旣知濟王輕脫，權臣睥睨，不痛陳人主預  
折奸萌，而僅斂身保傅，貽患後日。諸魏徵李  
泌不無慙德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蒙古與金主  
和議不成

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  
 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  
 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  
 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全  
 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  
 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  
 為王議遂不成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  
 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  
 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  
 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曰  
 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  
 木華黎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  
 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  
 二

金主遣將  
拒蒙古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  
 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  
 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  
 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



尚書左丞還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

御史臺陳

守之策為

虎高琪所

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淆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

木華黎破殺張致

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黎華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



敗蒙古

金苗道潤撫定五十餘城

石海叛武

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縣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略使道潤有勇略敢戰鬪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

蒙古主以大行之南委木華黎

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瑄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



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

張柔降于古

古陽汾州潞金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叅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汾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

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甃二百萬有奇淮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瑄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纜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擗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拽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於河朔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朮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

金殺朮虎高琪

天... 卷八十九



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趨汴欲置虜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彖多厚撫虜軍而彖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二人也

金主憾高琪彖多害天下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徒單鎬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宜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



金完顏伯嘉  
請置公府

蒙古主不允  
和議

金武仙降蒙

金嚴實殺李  
信降木華黎

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強。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八月，蒙古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桓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  
屢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以魏博等郡歸  
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  
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  
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  
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十  
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  
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卽入城安輯之勿苦  
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  
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  
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  
出兵至礮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  
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  
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  
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  
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  
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

蒙古唆魯忽禿破東平



木華黎敗合達

等州石珪移治曹州。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應天守葭，自將兵攻綏德。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往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鼙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侵鄜坊等州。

胡天作降蒙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



三黎趨長

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古主見角  
耶律楚材  
之還兵

侯小叔殺  
蒙古石天應

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竣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三月蒙古木華

中  
阿魯帶棄



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  
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  
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是年金主詢  
昶太子守緒立

張溥曰金自宋寧宗嘉定八年亡燕九年蒙古  
克潼關十一年取河東州郡十二年下河北郡  
縣十三年入濟南陷東平十五年取河中同州  
十六年主珣卒固無歲不被兵也雖其間胥鼎  
之拒戰苗道潤之撫定王庭玉之殺石珪侯小  
叔之殺石天應金或間勝而敗降踵繼汴京孤  
危築裏城建公府未有濟也為金策者嵩汝急  
則議戰太原失則議守時稱老謀並棄不用國  
其殆哉顧連歲侵宋則又何也木虎高琪曰宋  
仇也兵弱於蒙古擊之易耳然棗陽之圍孟宗  
政敗之阜郊之師吳政敗之淮西之寇賈涉敗  
之天長之戰扈再興敗之李全張林叛服無恒  
嚴實六哥背亂數告金不能有加於宋也夏與  
金邇珣謀伐之胥鼎諫止未幾夏請會兵取金



會州金遣使議和夏復附于蒙古取葭州綏德夏國弱小遵頊奔播尚能困金何況大宋珣但惑奸臣之言謂取彼可以益此而不知兵凶戰危枝左吾右甚其狼疾也史臣責宣宗云輕棄中都黷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當勾踐滅吳之日與苻堅伐晉之師易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其金之興定元光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承錫

玉瑞

蒙古取汴

蒙古滅夏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覲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 監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



蒙古主鐵木  
與祖遺令假  
於宋以伐

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  
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  
鐵木真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  
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  
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  
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  
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完顏陳和  
大敗蒙古  
功第一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  
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  
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  
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  
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鷲狼難制陳和尚  
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一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金移刺蒲阿  
敗蒙古兵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  
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



武仙殺史天  
倪復歸金

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冬十月，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剌滿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滿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阿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翔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剌滿阿行省事于閩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滿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滿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人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滿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

合達滿阿不  
進兵蒙古遂  
取鳳翔



金完顏陳和尚敗速不臺

李昌國說蒙古拖雷出寶錫以侵漢中

張宣殺速

蒙古拖雷破地寨百四十

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滿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錫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臺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不臺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臺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二萬入大散關，攻破秦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



蒙古陷金河  
中草火訛可  
死之

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  
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  
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  
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初板子訛  
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  
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  
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  
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  
故時人因以別之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

金主殺板子  
訛可

拖雷將趨汴  
廷議堅守金  
主不從

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  
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  
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  
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  
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  
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  
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  
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  
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



雷將兵渡  
江張惠等  
截江與戰  
阿不從而

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二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阿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已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蒲阿



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楊居仁請擊之，白撒不從。麻斤出等皆死。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

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術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

金主決計守外城



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  
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  
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  
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  
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  
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  
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  
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  
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  
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  
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  
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餘且行且戰，至  
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  
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  
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  
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  
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  
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



蒙古兵擊敗  
金軍武仙敗  
走楊沃衍等  
戰死

蒙古兵破鈞  
州殺完顏合

陳和尚蒲阿  
死義

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馬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潼醪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闕鄉。



以備潼關徒軍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  
 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  
 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  
 潼關總帥納合合閭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  
 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陝入虢同華閩  
 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  
 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  
 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  
 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

李平以潼  
 關蒙古

蒙古兵追殺  
 徒軍合典納  
 合合閩

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  
 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  
 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  
 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  
 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閩從數十  
 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圍  
 歸德府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  
 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  
 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

異禹錫力守  
 歸德



金白撒起復  
元顏賽不

強伸堅守洛  
擊退蒙古

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  
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  
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主砲攻洛陽洛陽城  
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  
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  
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  
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  
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  
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爲號其聲勢與  
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  
爲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  
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  
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  
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  
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  
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  
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



和議成速不  
臺攻城益急  
受賂乃退

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  
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  
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  
六七騎出端門至丹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  
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  
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筮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  
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  
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  
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  
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  
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  
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  
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磴或碌礪  
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  
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  
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  
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  
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場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响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迸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

蒙古兵獨畏  
震天雷飛火



赤盞合喜欲  
賀守城功內  
天恩列趙秉

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  
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  
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叅政赤盞合喜以守城  
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思列曰城下之盟  
春秋以為耻况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  
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  
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  
慰不當賀乃口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

金汴京大疫  
復征園戶等

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  
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  
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  
外采蔬薪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  
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  
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  
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金恒山武仙等會  
兵救汴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

金申福等殺  
唐慶等和議  
遂絕



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輩  
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  
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進  
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  
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眾亦  
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  
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  
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顥等主之  
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顥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

內族合周等  
括汴京粟完  
顏久住尤酷  
暴

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  
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  
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  
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為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  
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  
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之京城三十六  
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  
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  
寡婦以令眾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



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十二月金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旣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壯三軍之氣

請赴汝  
戰金主



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叅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叅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亭木魯買奴等留汴，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閔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

葉汴京  
歸德



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常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

承古渡河白  
撤棄軍東道



金主入歸德  
白撒

蒲察官奴軍  
令明肅

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  
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  
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遂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  
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  
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  
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  
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  
潛伏洞穴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  
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  
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人  
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  
敗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  
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  
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  
諸皮器物皆煮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  
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  
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  
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



立作亂于  
殺習捏阿  
守送款速

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  
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  
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  
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  
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  
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  
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  
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  
輝等十餘人卽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  
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  
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  
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  
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  
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



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係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

若虛辭作  
功德碑文

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



卷之九

三十一

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

不臺殺二及宗屬送后妃等于和

不臺入汴立家妾

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耶律楚材請不汴入

張溥曰金宣宗珣之棄燕哀宗守緒之棄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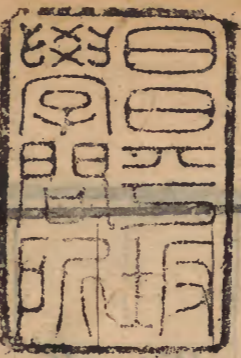
天也

三十一



君皆善亡者也。蒙古攻金，木虎、高琪戰敗，珣以故主永濟之女歸之，然後罷兵，乘講和而修兵食，固守京師。其誰間焉？忽謀徙汴，太子居守。後復召還中都，遂喪前車之覆。守緒知之矣。正大年間，金兵數剽三峰之敗，健銳俱盡，質子請和。蒙古退軍，救危扶傷，莫若自保。乃外則殺行人，納叛帥，以開敵釁；內則鬻官爵，括民粟，以叢國禍。久而計拙，則曰汴不可守，吾其行矣。曷思王者無家，京師其家。昔者都燕，無故棄之，已墮厥家矣。僅有一汴，又棄而奔，將安歸乎？獻帝今日幸北塢，明日幸弘農，則漢危。昭宗今日幸石門，鎮明日幸華州，則唐危。古來人主未有棄京師而不速亡者也。珣初謀遷都，徒單鑑曰：鑾輿一動，北路不守。珣不從。而蒙古圍燕，霸州帥潰，完顏承暉自殺。河北山東繼燕淪沒，悔無及也。珣殂之日，以守緒托資明鄭夫人。夫人知龐貴妃陰狡，給鑰別室。太子位定，將望其鳴劍洛陽，迅掃國耻，而體肥才弱，忍於捐汴。父作子述，隕覆





同途。卽彼詔令悲哀。君臣灑泣。亦謂裏城空築。外城難守。完顏陳和尚死。而國無戰士。內族合周用。而民無餘財。倉皇改圖。無辭出走。孰知歸蔡。雖強。不。大。于。京。師。國。都。無。主。賊。臣。卽。起。而。寇。竊。也。崔。立。搆。叛。速。不。臺。進。師。其。取。汴。也。直。矚。亡。爾。是。放。珣。之。棄。燕。平。王。之。東。遷。也。守。緒。之。棄。汴。紀。侯。之。大。去。也。東。遷。猶。有。周。大。去。則。無。紀。國。不。可。遷。遷。不。可。再。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終



